

全球新闻财经生活资讯

MODERN WEEKLY
CITYLIFE

周末

画报

2010年2月13日 改版第582/583期合刊(1980年创刊)逢星期六出版

www.modernweekly.com

一报四册 新闻·财富·生活·城市 定价 RMB ¥5 HK \$10

城市 METRO

Shanghai

城中美人 FOLLOW ME!

2.14



Favepic ID:

Password:

 忘记密码了

Remember Me

登入

她/他们在这个城市里独特着、狂野着、时髦着、放肆着、迷人着、自恋着；
她/他们出没于城中热门潮流地、艺术区、各大派对，甚至，还可能是你家门前的便利店。



张大力：“暴力”背后，艺术家救赎的力量依然渺小

城市文化里充斥的各种暴力、话语权、归属感、自我迷失、道德底线失衡，是艺术家张大力20多年来的创作核心。1995~2005年的《对话与拆》系列让他开始被艺术圈、评论界关注。那时，张大力刚从意大利归来，在北京城区拆迁的废墟堆，涂鸦出一个个拇指形似的人像，平面的、镂空立体地穿插于破败的砖墙上。随后，2000年开始用若干“AK-47”字符勾勒大个儿人脸，探讨暴力与人的冲突，是艺术家担当社会使命的又一阵营。他总说，“艺术家不是醒来后灵感突发，就大笔一挥。艺术是严肃的、理性的，要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冲动。虽然，艺术家救赎的力量如此渺小。”

本次张大力在外滩“18画廊”展出的是他《AK-47》系列中的9幅作品，1件名为《自杀》的雕塑。他曾言，不同作品放置不同环境有其不同含义，但这些关乎社会的“声讨”在任何地方，都同样铿锵有力。

撰文 冰雁 摄影 黄熙 编辑 Natural 美编 陆震洲



厅被《AK-47》训斥拆迁的暴力包围，而张大力这两年的新作更直接、苛刻地表明中国人底线模糊的惨境。用真人标本制作的《我们》，用他的话说“太狠太猛”，是不能进入主流机构展出的“雕塑”。

“这个系统对当代艺术一直有看法。他们接受公共教育、艺术教育的程度有限，有些人可能一生都没进过美术馆，他们觉得当代艺术就是胡扯。但当代艺术对这种意识形态、社会问题，所提出的质疑是非常厉害的。当你不能用山水、花鸟等传统绘画说问题时，只能用新的材料、新的办法表述。”

在制作《AK-47》系列时，张大力把字符和人脸做一结合。他从最初城市环境不断被破坏的现象，发现“万恶之源”终究是人。这种看似外在的暴力，在中国早已渗透人的血液。“中国人承受暴力的极限之大，已到了瞠目结舌的地步，大家的忍耐几乎

没有底线。”张大力调侃这一状况在中国被积极地称之为“好死不如赖活”。“很多事情是艺术家解决不了的，但你得有意识，纰漏才可能会被抑制。”

张大力举了特生活的例子：“来画廊前，我随便找了家小店吃碗面条，那环境脏得真是只能凑合一阵胡吃海塞然后赶紧走人。这店家若放在日本、韩国就特干净，因为房子是自己的，这儿种棵小树，那弄个竹帘什么的。但在中国不是，我们不知啥时候房子就拆了，被收了回去。欧洲所谓‘风可进，雨可进，国王不可进’的约定俗成，到不了这里。”

于是，归属感就在这些生活细节中被惨淡地没收。张大力苦笑：“没有家园的感觉。我们一直都在流浪，流浪了差不多60多年了。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，根植在哪里。当我们的世界观跟国家发生冲突有分歧时，我们得不到保护。我们习惯接受，习惯麻木了。一言蔽之，终究还是制度。” ■

张大力新作：镜像中的“我们”

张大力的《我们》，是一组两女三男的干尸“雕塑”。他们的5种肢体动作，皆借取自大型公共纪念雕塑，代表着60年来中国人身体被凝固的瞬间。这一特殊的干尸技术，是10年前一个名叫哈根斯的德国人开发，其功能是尸体能像标本那样被保留几百年。很讽刺的是，因各种相关尸体的法律，哈根斯在欧美国家不能落脚。之后，他却把“招商引资”请来中国，并在东北设有大型工厂，为全世界各种机构提供干尸。而这些尸源均来自中国和亚洲。

“我在他们工厂待了一年多，其实挺痛苦的。我觉得中国人死了还得做这么大贡献，一点尊严都没有。”张大力的这组作品，将于4月参加北京名为“改造历史”的群展。他说创作《我们》，是想通过他们看到我们自己，这是一面镜子——可怜！“有些艺术会让人愉悦，但有些艺术肯定会让你不舒服，希望能引起大家的思考。”



1. 1998年张大力创作的《拆-故宫》
- 2.《风·马·旗》中的人、马、衣都充满了大量耐人寻味的细节
- 3.《我们》的解剖草图
- 4.张大力在现场装订巨幅的《AK-47》
- 5.《AK-47》系列表现张大力从城市环境破坏现象，直击“万恶之源”终究是人

《周末画报》× 张大力

自杀、责任与道德底线

展厅中的雕塑作品《自杀》是按您的样子翻模的，您怎么看“自杀”这一主题？

我举个例子：农民工工作一年，工资被克扣，很多时候他们只能忍受，实际上他个人解决不了这些问题，因为公共机构、法律制度不支持你，你除了麻木，再就是消灭你的生命，但很多人没这勇气吧。你若真自杀了，我觉得挺好，但我不是鼓励这种行为，因为这不仅仅是消灭生命，这是一个哲学问题。你想明白了，活着没有意义，你用生命来表达。但我想说的是，在这里，没有底线或底线模糊。所以我创作了名为《自杀》的雕塑。

那您怎么看待日本的自杀美学？

第一是美学，第二是责任。几个月前，我看到新闻，说日本发现有毒的大米，新闻报道后，那两个老夫妇为了承担责任，双双上吊自杀。我觉得这种处理很好，但再次申明我不鼓励自杀这种行为。这当中涉及到一个责任问题，就是你的底线在哪里？你赔罪、赔钱，把这些召回，还是为此了断？死是为了证明你的过失太大，你不能再活下去。你超越了这种社会道德，道德是不牵扯法律的，你内心有道德的话，你到那儿就过不去了。中国早期的传统文化价值观，比日本、韩国还坚决还刚烈。都说“士可杀不可辱”，但在近百年内，在中国人的内心没有了，多的是苟且偷生。

那自我救赎的出口在哪里？

教育。你活着应该像一个人，而不是动物，或更次一等像植物那样麻木不仁。

突然想起了鲁迅笔下的阿Q，和随之泛起的阿Q精神。

对啊。从阿Q那时就已经开始了。鲁迅说“哀其不幸，怒其不争。”沉默、不动弹，连句话都不说，就像一群食草动物，羊被老虎和狼吃了，“我们”就旁边呆若木鸡地看着，不会群起而反抗。当然，这是艺术家、文学家救赎不了的。但要通过作品说这个事，大家才会意识到。你农民种好你的田，工人做好5毫米的螺丝钉，知识分子写好你的东西，以笔为旗，各司其职嘛。

我之前碰到一德国人，他跟我说：“大力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”他用手上下比划高低，我说，“不知道”。他说：“这是中国的1米。”他意思就是不准，可以任意浮动。我当时听了特难受。这些年，我跑了很多国家，各个民族都接触过，当然也有懒散的，可是底线不含糊。我做这些作品，不是我乱画的，像别人睡一觉，灵感来了，就“哗”的一画。不是这样的。艺术本身是很严肃的，是理性的，不是灵感造成的。”

城市生态与城市拆建

您一直关注城市里人的状态，北京奥运和上海世博期间，您怎么看“我们”的状态变化？

对于这两件大事，我还是持正面态度。我不认为管制严了、城市扩张建设，当然也破坏一些东西，但这些国际活动，起码让我们开了眼界，也证明国家的组织能力有多强。这个系统是可以训练很多人的。但奥运期间，宣传那些国家主义、民族主义，我觉得用不着，太刻意反而显得你不大气。

但拆建、改造确实破坏了城市生态和结构，您怎么看这个问题？

我所有的艺术，20多年来的绘画、雕塑、概念的装置，形式上五花八门，但都说了一件事：关心城市拆建。一座城市的自然生长有其状态，它是经过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慢慢形成的，像树林一样，你不能“一声令下”就把它推了，第二天胡同就没了。我们常在报纸上读到，啊，市民是城市的主人，市民的意见我们会很尊重，根本不是这样。我们只是城市的孙子。被赶来赶去，只能接受，对不对。

北京拆四合院，我就特愤怒。我们已经有好几次特别失败的尝试。从60年代，拆北京城墙，当时梁思成去保护，他在建国时就说，中央政府就不该建在城中心，应该建在苹果园，老城要做保留，必须有城墙，包括四合院，起码我们这个民族文化得有个根吧，得有文化故城的感觉吧。现在所剩无几，就留下个平遥、大理、丽江，这些小城都成酒吧街，已经没人生活状态了。通过城市拆建，我们看到的是急功近利，是对现代化错误的认识。

您怎么解读现代化？

首先是精神的现代化，精神引导物质，正确告诉我们物质怎么做，如果反其道行之，必然造成损失，并且几代人都补不回来。但现在领导现代化进程的人，对这个东西，并不完全清楚。

涂鸦、公共艺术与城市文化

您是中国最早的“涂鸦”艺术家，现在涂鸦的人很多，您怎么看涂鸦和城市文化的关系？

涂鸦标志着一座城市有城市文化。1995年，中国还没有涂鸦文化出现，我作画时，公安局的老者来找我，因为公民没有利用公共空间的意识。当然，现在玩涂鸦的太多了，它成了一种大众文化，更多成为一种时髦，而不是意识。早前锋刃的力量被消解了。

说到公共空间，您觉得中国有公共雕塑或公共艺术吗？

几乎是空白。更多时候就是宣传、纪念性雕塑。所谓公共雕塑，你得有个公园或休息的地方，然后请好的艺术家根据城市环境做代表性的作品。中国人没有公共思想，好像公共地方大家都不参与。这又回到之前私人财产的话题。你的房子在这儿，我的房子在那儿，中间的地方就是属于大家的，都应该关注的。

公共艺术（雕塑）对提升城市文化的意义有多重要？

太重要了。因为进美术馆、画廊，还是没有被普及。但如果有了公共雕塑，妈妈爸爸带着孩子，在旁边照个相，这就是很好的基础教育和熏陶。所以，城市是什么？城市就是给市民提供所有优良环境，提供好的教育，提升优秀的人才，而不是在城市里生活很艰难，很乏味。当然这是我的个人理想，也包括对国家的期许。